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八十九

掌禮部 二十一

奏議第十七

唐張說為中書令開元十一年與秘書監賀知章參定南郊之禮
奏議曰晉元帝建武二年定郊祀於建寧之南去城七里一壇
之上尊卑雜位千有五百神去聖日遠損益不同臣等按詞令五星
已下內官五十三座中官一百六十座外官二十四座衆星三百六十座臣
其所由勘史傳及星經內外所主職有尊卑舊圖坐位升降頗
錯今奉墨勅授尊卑外降又新加杠等座摠三百一十一座并衆
星三百六十九座凡六百八十七座其圖如左詔遂頒於有司以為常式十
三年撫州三脊茅生有上封其言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

下以欲封禪問於夷吾夷吾對曰江淮間三脊茅生用以縮酒乃可封其時无第桓公大慙而罷白歷千古今始一生昔宣王南征責楚也茅不入王祭不供則是其地其茅今高一丈至八日之走方堪縮酒特望聖恩至時令采用祭太畝并根掘取苑中植之時宰臣已遣使於岳州採沅江茅乃奏曰夷吾為桓公是諸侯不合封禪故稱茅拒之及伐楚之日尊而室行霸道乃責楚云包茅不入王祭不供若以茅瑞是不知經義臣等歷任荆楚博訪貢茅沅江最勝臣以牒岳州取訖今稱撫州有茅請移根入苑且願不踰汝橘不過江及根苑中信是虛妄勅撫州日進六束與一箱比用之帝曰韋縮為太常少卿開元十七年四月詔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儀初唐禮祔序昭穆禘各於其室縮奏曰准古禮五年再殷祭一祔一

禘其義合聚昭穆定次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為序以穆唯鄭玄云禘各於其室若如鄭旨則與常享不異臣恐鄭謬於經固請依古禮如王肅等議序列昭穆許之一十一年五月縮奏曰奉今年一月三日勅宗廟所奉遵敬之極因以名署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可宜奏聞者謹詳經典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列置署司事非稽古其有望廢今本司專奉其事許之縮尋遷太常卿二十三年五月詔以遼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縮請宗廟之奠每生邊二各加一二又加之配獻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缺令廣大具郊祀奠獻亦准此仍望付尚書省集眾詳議務宜折衷於是台部侍郎張洎及職方郎中許述等建議曰謹按禮祭統曰凡

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備水草陸海三牲八簋
氾虫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
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有常禮物有其品祭時其致上
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等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
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
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壘則與祭祀之物
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笈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
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豆杜預曰饗有體薦爵盈飲而
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共食饗之與宴猶且異文祭奠心
際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人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快祭祀
與賓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
嗜好本無憑往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故雖
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忌是禮則不去也美語曰出
到嗜變有疾召宗老而囑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公
建命去之曰祭與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享士有豚犬之
奠庶人有魚炙之奠籩豆脯鹽川上下安之不異珍羞不陳庶
侈不以私意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今
欲取其旨之物肥膿之味隨所有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
焉雖籩豆有加豈能滿也傳曰太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誠在於虔誠不求飫飽年而禘
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洞酌
守忠信坤且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

士志簋盥可去而盥盂盥案當在御矣韶夔可息而笙篪笛笙
當存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非於近代或出於蕃夷耳目
之埃本無則象後嗣何觀欲為永式恐未可也且以 以率諸
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是盡上孝之情
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井曰
爵五井曰散禮記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
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獻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蕡嘗
不過把握天神之精明臨人者也所備求物不求豐大苟失於
禮雖歿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
從沉淪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以利合況示
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

按禮曰夫祭不欲煩煩則瀆不欲簡簡則怠又鄭云人生尚藝
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為醴
酪猶存玄酒亦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蕪藻之菜潢汙行潦之介
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太羹不和粢食不鑿此明君人
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腍以為上評儉約以表誠則陸海
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云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
詳也易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此明祭在簡易不繁奢所
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
達政違則有紊足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祭加 則身非
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時太子賓客崔沔戶部郎
中陽百成左衛兵曹劉叙等此建議以為請依舊禮不可改易

冊府元龜
於是宰臣等具汚述等議以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至於享祀粢盛實思豐潔禮物之具諒在昭忠其非芳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於時更用太常量加品味緇又奏請每室 邊豆各六每四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用薦制可之又酌酒爵玄宗令用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二十四年以服制之紀有所未通命有司議姨姑也百官奏請多異同帝曰朕以為親姨舅既服小功則舅也於舅有三年之服是愛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也宜服總麻百官等咸獻議曰臣等又以外族之親禮物厭降外甥既為舅母還報之夫之外甥既合報服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則外甥之妻不得無服所增者頗庶所引者漸疎猶有未達伏聽進上

帝曰從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殺之制古禮無文此皆自仁率親用為服數所在抑引盡是推恩朕情未安故令群議非欲苟示變古以足不同鄉等以為外族之親禮無厭降服之節制所可甚疎且姨舅屬從之至近也以親言之則亦姑伯之匹敵也豈可以所引者疎而降所親者服人婦從夫而服尤是睦親實欲令不肖者企及賢者俯就又堂姨堂舅古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禮記云同爨總若此堂姨舅於爨親則厚矣又喪傳云外親之服不得過本而須為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乎皆敦睦親敦不 意恨更無詳之中書門下奏曰類奉異制重令詳議臣等淺陋不達不敢指辭聖旨深 傲特重開曉陛下體至仁之德廣推恩之將引

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謹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
切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令不以輕重遽增總麻堂舅袒免
等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古群儒徒有稽
留並望准制施行從之二十七年紹以開元六年秋憲宗喪畢
祫享於太廟自後又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祫各自計年不相
同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祫七祫共年夏祫訖冬祫又當祫
乃建議曰祫祫二禮俱為殷祭祫為合食祖廟祫謂諦序尊卑
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群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
祭不數數則瀆亦不欲踈踈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而
蒸嘗象時祫祫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
者也謹按禮記王制周官宗伯鄭玄注解高堂所議並云國君
嗣位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祫於群廟自爾已降五年再設
一祫一禘漢魏故事貞觀實錄並用此禮又按禮記魯禮祫
祫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
通及五經通議許慎異議何休春秋賀循祭儀並云三年一禘
何也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大備故也此則五年
稱殷道計其數一祫迭相承矣今廟祫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
不相通計或比年頻祫或同歲稱序或一禘之後併為稱祫或
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稱殷之制
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矣說者或云祫祫祫祫一併
祭名不殊年數相牙祫以三紀按小而合禘以五紀至十而周
有茲參差難為通計竊以三祫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稱殷

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知詭也蓋以禘後置禘二周有半
舉以全數謂之三年一閏只因三十二月也其有禘禘異稱各
稱四時秋冬為禘春夏為禘祭名雖異為殷則同喻同蒸
嘗其體一也鄭玄謂禘大禘小禘或謂禘小禘大肆陳之間或
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異同蓋象之法相傳不矣惟晉代陳舒
有三年一殷之義自五年八年立十一十四尋其議又所引亦
以象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牙循之說固難憑也夫以天之度
既有指歸稽古之理若茲昭著禘禘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
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禘至甲申年四月人
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禘至己丑年四月又禘禘之說非惟一水
五歲稱殷之文既相同矣法天相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於
或近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玄宗高堂則先三而後二徐邈
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注先三之法約三禘五禘之
文存三歲五年之例以甲年既禘丁年當禘己年又禘壬年入
禘甲年又禘丁年又禘周而復始以此相成禘後去禘十有八
月而近禘後去禘三十二月而遠分拆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改
乎異端置禘於秋則三十九月為前一十一月為後雖小有愈
其間尚偏窳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承則平分矣兩閏之序
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數全數二周有半實枕二年於此
置禘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隔三正乎蓋千慮一失通之蔽也
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覆周密最為可憑以為二禘相為去計
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若甲年夏禘丙年終禘有相象閏

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禘之文既無乖越五歲稱殷之制踈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久今請依據以定二殷預推祭月周而復始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議令集賢士善經等更加詳覈善經亦以其議為允於是縉奏曰禘有禮禘俱稱殷祭二法更用鱗次相承或云五歲稱殷一禘一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法天象閏大趣皆以大廟禘禘計年有差考於經傳微有所乖禘在四月巳前禘享今指孟冬又禘中合食儀禮頗恐違先典伏以陛下能事畢舉舊物咸甄宗祐祇慎之時經訓申明之日臣等忝在持禮職思討論輒據舊文定其論序請以今年夏祭便為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禘相代五年稱殷周而復始今年冬禘准禮合停望令所司但行時享即嚴禘不黷庶合舊儀從之

裴擢鄉為侍中開元二十三年制曰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聞奏太常卿韋縉奏曰謹按儀禮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並是親情而服屬踈者也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等服則輕重有列堂姨舅親既未踈恩絕不相為服親舅母未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加竊以古意尤有所未暢也但為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屬踈者也請加至大功九 姨舅儕親無別服宜齊等請為舅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踈降除之則此聖人因言以立訓援事而極情明例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

明其燔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况夫喪
服之紀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正人道一詞寧措千載是尊涉
於異端豈曰禮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大常所加恩惠
見以為不可

又戶部郎中陽成伯左監門錄事叅軍劉秩同是議與沔等略
同議奏上又手勅侍臣等曰朕以親姨舅既服小功則舅母於
舅有三年之服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
於舅也宜服總麻堂姨舅今古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
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禮記云同爨總若比堂姨舅於同爨親
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總是以亦不隔於堂姨舅也
若以所服得過本而須為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父母制服亦
何傷乎是皆親親之本意鄉等更經詳之耀鄉與中書令張九
齡禮部李林甫奏曰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外甥為舅母制服舅
母還合報之夫之外甥既為報服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同外
甥之妻不得無服所增者廣所引者漸踈微微渺目愚蒙尤有
未達

玄宗又手制答從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殺之制禮無明文此皆
自身率親用為服數所存抑引盡用推恩情有未安故令詳議
非欲苟求變古以示不同鄉等以為外族之親禮無厭降服之
節制所引甚踈且姨舅者屬從至近也以親言之則亦姑舅之
匹敵也豈可以引者踈而降所親者服又婦從夫者也夫之姨
舅夫既有服從夫而服是謂陸親實欲令不肖者企及賢者俯

就鄉等宜熟詳之耀鄉等奏曰陛下躬至仁之德廣推恩之道
將弘敦睦稱發德音復令詳議臣等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
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迎增蓋不欲參於本
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總庶堂姨舅
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古則辟儒風
議徒有稽留並望准制從之

二十七年宣王憲將薨玄宗遣中使勅其子璿等務令儉約送
終之物皆令衆見所司請依諸陵舊制例壇內置千味食時耀
卿為監護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瓶盛安
於藏內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犢麋鹿等肉並諸藥酒三十
餘色儀注禮料皆無所憑臣據禮司所料奠祭相次事無不備
典制分明天恩每申讓帝之志務宜儉約禮外加數竊恐不安
又非時之物馬犢驢等並野味魚鴈鴉鴨之物所用銖兩動皆
宰殺盛夏胎養聖情所禁又須造作什物微物餘千計求微市
井實謂煩勞千味不供禮無所闕伏望依禮減省以取折衷制
從之

顏真卿為御史大夫肅宗至德二年自鳳翔還京真卿議云春
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大廟為盜毀請築壇於野皇帝
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後為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代宗大
曆十四年七月奏言高宗至肅宗七聖廟號尊謚六字繁多皇
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盡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
之者異於古請高祖已下累聖謚號悉取初謚為定請按舊制

冊府元龜
上謚號高祖為神堯皇帝太宗為文皇帝高宗為皇大帝中宗
為孝和皇帝睿宗為聖真皇帝玄宗為孝明皇帝肅宗為孝宣
皇帝其廟號如故仍請准漢魏國朝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
行之時以謚號前後文繁多不經而儒學之臣思改省久矣會
真鄉上奏皆謂必克正焉而兵部侍郎袁傜不詳典故乃上言
陵廟中玉冊既刊勒矣不可輕改遂罷之傜曾不知陵廟中玉
冊寶紀其初號後雖追尊而冊文如故是年十月代宗神主將
祔廟真鄉以先皇帝代數已遠准禮吞祧請遷於西夾室奏議
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
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
明證也七廟之外則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故歷代儒者制迭毀
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
國朝首祚大業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
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
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
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
而已至後漢漸遠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
號則祖宗之名莫不違也安帝以纒害大臣廢太子無上宗之
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恭宗至桓帝失德尚有
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已下功德無然而有過差
不應為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
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以來則此

道以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
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
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
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未為通典寶應二年並附玄
宗肅宗則獻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
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其神主准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
後饗祀於是祧元皇帝于西夾室祔代祖神主焉建中元年三
月真鄉上言東都大廟闕木主請造以祔詔下議之初太后於
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中宗已後兩京大廟四時並饗至
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一日必
存其廟遍立群主時享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日建廟立主存而
不祭若輿皇時巡則就享焉三日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
飭齋車奉京師群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是年十一月辛
酉詔曰冠婚之義人倫大經昔唐堯降嬪帝乙歸妹逮於漢氏
同姓主之爰自近時禮教交替公主郡主法度僭差姻族闕齒
序之儀舅姑有拜下之禮自家刑國多愧古人今縣主有行將
侯嘉命伴親執棗栗以見舅姑敬尊宗婦之儀降就家人之禮
事質變革以抑浮華宜令禮儀使與禮官約古今儀禮詳定公
主郡縣主出降覲見之儀以聞於是禮司銓定儀制請依開元
禮婦見舅姑之儀又曰故事朝廷三品已上清望官定名赴婚
會謂之觀花燭又有障車下壻及詠扇之詩非宜也請皆去之
又按禮經壻執贄以相見也當於奠鴈時男女相見親迎以歸

後同牢而食合盞而酌近代別設氈帳擇地而置乃元魏窮廬之制不可為准當於室中施帳以紫綾縵為之又云今俗以子午卯酉之歲娶婦者謂之當梁不得見姑舅又呂才新定陰陽書五十篇並無此說其俗忌諱皆禁之乃為未制王公百官率用此禮否者並使劾又婚禮皆用誕馬在禮經無文按用禮王人有璋諸侯以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附馬加以璋郡主壻加以璧以代誕馬又其函書出自近代事無經據請罷勿用皆從之無何殿中少監李洞清嫁女用俗法施氈帳禮儀使舉送御史臺按之真鄉尋遣太子少師依前禮儀使二年十月癸卯禘祖神主出行禘禮初寶應二年玄宗肅宗神主附廟始遷獻祖懿祖於西夾室是時禮儀使于休烈以國喪畢將行禘享以大祖既立當東面獻祖懿祖屬尊太祖不得居正位於是永闕二祖神主於西夾室至是有司亦以國喪既畢當行禘禮於是大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禘享大廟並禘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大祖之位在西而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為別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於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大廟為始封之祖而乃立廟廟毀主遷皆在大祖之後禘禘之時無先於大廟大祖者固大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饗大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為比則攝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為別廟至禘禘之時則於大廟正大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登高皇大皇征西等四

用不...
府君以叙其親伏以國家若此則宜別為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大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聖興二皇帝曩立廟至禘祫之時常用享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附為宜勅下尚書省百僚集議真卿議曰議者云二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求闕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並昭穆而空大宗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求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附藏於德明皇帝臣伏以三議俱未為允且禮經殘缺既無明據儒者以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可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禘祫之時雙居昭穆之位屈已由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

尊先王之道此寔太祖明神蒸蒸之本意亦所以被化天下率循孝弟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為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故公羊傳云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大廟而享於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食相乖深失禮意固不可行也議奏留中不下將及祫饗真卿又奏請從蔡謨為定從之三年閏正月真卿上言武成王廟是中祠上元九年禮儀使杜鴻漸奏罷祭今既脩葺廟宇已成伏請准月令每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行釋奠之禮夫武成王自齊大公追封侯王明義同廟廷用樂合准諸侯之

冊府元龜

數今請軒懸從之
于休烈為工部侍郎克禮儀使舊儀冬至元日百官於光順門
朝賀皇后乾元元年張元皇后遂行此禮休烈先奏曰據周禮
有命夫命婦夫朝人主婦朝女君自明慶元年以則天為皇后
始行此禮其日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官命婦雜處殊為失禮有
詔乃停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八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九十

入帝掌禮部二十八

奏議第十八

唐歸崇敬為膳部郎中肅宗寶應元年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
非古禮上疏云按三代禮兩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
起之由隋代以來始有服者事不師古伏請停罷從之又議東
都六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
廟蓋將備行幸遷都之至也般人屢遷前三後五則般遷都一
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
奉而禮之豈可一朝而廢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
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

可更作作之不時恐非禮也又議云每年春秋二時釋奠文王
宣祝板御署訖北面揖神以為其禮太重謹按大戴禮師尚父
授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署祝板伏請准武王東面之禮
輕重庶得其中是年崇敬與禮儀使杜鴻漸禮官薛頊等議以
高祖神光皇帝非始封之君不合配天地大祖景皇帝始封於
唐郊天地請以景皇帝配告宗廟以景皇帝酌獻詔可之永泰
二年夏大旱時上封事者云大祖皇帝追封唐國高祖受命之
祖唐有天下不因於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陽為災
詔下百司就尚書省確議崇敬確執前議乃止崇敬又議祭五
人帝不合稱臣云大皞五帝人帝也於國家即為前後之禮無
君臣之義若於人帝而稱臣則天帝復何稱也議者或云五帝
列於月令分配五時則五神五音五祀五蟲五臭皆備五數以
此備其時之色數非謂別有尊也

黎幹為諫議大夫寶應元年禮儀使大常卿杜鴻漸與水部員
外郎薛頊歸崇敬等議以神光受命之主非始君之封不得為
大祖以配天地大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
也請以大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進
議狀為十詰十難曰據集賢校理閔州別駕歸崇敬議狀及水
部員外郎薛頊等議曰禘謂冬至祭天於圜立周人以遠祖配
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配昊天於圜立臣幹詰曰國語云有虞
氏夏后氏俱禘皇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昊天於圓
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立二也詩

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殷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六也家語曰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諦也事遵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八也王肅曰禘謂五年大祭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上帝於圓丘十也匡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祭詩禮記大傳文義昭然今略舉十詰以明之臣唯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高頌長發等之處鄭玄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禘為祭昊天於圓丘及郊天者審知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為萬代百年法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祭帝嚳於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可容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雍禘太祖也鄭玄箋云禘大祭也大祀文王也商頌云長發大禘也鄭玄箋云大禘祭天也商周之頌其文互說或云禘太祖祭天其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玄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玄之意因此商頌禘加大字便云祭天如春秋大事雖有大字亦是宗廟之大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說大禘即是郊祭稱禘耶

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大傳不王不禘上
俱無大字云何因便稱祭天乎又長發所云亦不歌嚳與感生
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
群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矣無以禘為祭
天何棄周孔之法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遣經非聖誣亂祀典
謬執其二難曰大傳稱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諸侯則及其大祖者說王者則當禘謂祭法虞夏殷禘
黃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也所自出謂虞夏出黃帝
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廟即是自外
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說非但於天於
父母亦然左傳子產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稱於大微五
帝乎故不王不禘王者祖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此之謂也
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祇及太祖而已諸
侯及其大祖此之謂也鄭玄錯亂分禘為三注祭法云禘謂祭
昊天於圓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昊天以后稷配靈威仰箋商
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
禘大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為三顛倒錯亂皆率臆
臆其與據何足可憑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
出其義照然自漢魏晉已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玄所說其
言不經先儒所棄未曾行用愚以為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
以正大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玄之學請
據鄭以明之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之廟以配

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玄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大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鯀及顓頊昌意為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為例其義尤異且稽上古洎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唯殷以契周以稷天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娥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邠號曰后稷唐虞夏之祭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然生子即有邠家室此之謂也禹舜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受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德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子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既遵鄭說少德配寡遂以后稷祗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將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議詰臣云上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訓衆也則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乃出於爾雅及為祭名春官則訓旅為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乎其七難曰所去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宗祖夫始祖者經綸草昧躰大則天所以元氣廣

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乃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埽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貴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云祭天歲一時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又月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數豈不知景帝封於唐當時通儒議功德德乃尊神堯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為日已久今黜神堯配合樞紐以大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之帝佐也以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宗祖乖序何必上稱皇天

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郊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景皇帝為始祖既非造我區宇經綸草昧之主故非與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帝晉始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此德而忽升于圓丘之上與昊天匹曾謂圓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難曰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為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為始祖者五德仲達皆人傑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為臣勢寔為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晉既已審矣則景帝皇不為始祖明矣高祖拔出群之才廓清隋室拯生民之塗

炭則夏禹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則漢祖之功無以比然
而夏以禹為始祖漢以高帝為始則我唐以神堯為始祖法夏
則漢於義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
於斯曾無按據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以奉詔令諸
司公據禮經定議者巨幹忝竊朝列官以諫為名以直見知身
以學見達敢不罄竭以裨萬一議奏不報杜鴻漸為大常卿充
禮儀使代宗廣德二年正月命有司定祀典鴻漸奏曰冬至祀
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穀祀昊
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配享雩
祀昊天上帝請以太宗文武大聖大光孝皇帝配享季秋大享
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配享

從之

李峇為司封郎中禮儀使判官德宗建中三年十月肅王詳堯
詳德宗第六子薨時年四歲廢朝三日贈揚州大都督帝念甚
不令起墳穿壙特命層塼造塔如西國法峇上言曰墳墓之式
經典有常爰自古今不聞異制塼塔出於天竺號為浮圖行之
中華竊恐非禮况肅王天屬品位尊崇喪葬之儀存於簡策舉
而不法垂訓非經伏請准令造墳庶遵典禮從之

關播為刑國尚書知刪定禮儀貞元二年二月奏上元中詔擇
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享如文宣廟之儀伏以大公古
稱大賢今其下置亞聖賢有之有聖於義不安又孔門十哲皆
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代不同於義既乖於事又失臣請

刪去名将配享之儀及十哲之稱從之三年正月修昭德皇后別廟帝初務從省約欲藏皇后神主於陵所祠寢殿播與禮官奏以典故無文且陵所祠殿非安神主之所准故事昭成肅明元獻皇后並置列廟今大廟之西即元獻皇后故廟也今請葺以為昭德皇后別廟從之

李紆為兵部侍郎貞元四年八月奏准開元十九年勅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大常鄉少鄉及丞充三獻官又按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齊大公漢留侯至于上元元年勅追贈大公為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大尉充獻兼御署祝板伏以大公即周之大師張良即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褒崇今屈禮於至尊施敬於巨佐理或過當神何敢

歌伏以文宣王垂教百代宗師五常訓明紀綱制立家國由是正素王之位加先聖之名樂用宮懸獻羞大尉尊師崇道雅合正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勲業形於一代豈擬諸盛德均其殊禮其祝文請不進署敢昭告請改為敬祭于其昭告請改為致祭于留侯其獻官請准舊式詔百寮集儀刑部員外郎陸淳請罷封王立廟之制依貞觀之碯礮置祠命有司時享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等諸將軍二十四人請仍舊大理鄉于頔四十六人請依李紆帝請曰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自今上將軍已下充獻官餘依舒奏

劉滋為吏部侍郎貞元六年正月詔詳有司喪並宜禁斷公祭初御史監祭者以聞元禮有總已上喪不享廟移牒吏部詰以

冊府元龜
差奏祭官有私喪者於是吏部乃奏曰准禮諸侯絕周大夫絕
總所以殺旁親之喪不敢廢大宗之祭士則總不祭謂同宮未
葬故人吉凶不相贖也魏晉以降變禮行權總以上喪假內衣
纁謂之喪服假滿即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即為吉祭者非
也以其時公除者皆行公祭蓋大夫不以家事亂王事春秋之
義也今國家公除之令既已以即吉於祭無嫌今私家之祭則
無廢者公家之祭則猶禁之是以有司限文進退惟谷若以服
為禁即懼廢祭禮若以例奏差則悞違令文先王立禮所以進
人為善也立非所以禁人為非也被公除者人思君親莫不歆
祭使子得祭其父孝莫大焉臣得祭其君厚莫重焉苟祭而不
許是禁人為善苟私祭不禁則公祭無嫌是則垂之空文不若
行其變禮令請申明舊令使行之可守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
聞哀假滿者請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唯公出者請
依前禁之庶輕重有倫以一王法從之

柳冕為吏部郎中貞元六年將有事於南郊德宗重慎其禮每
事必詢訪於禮官乃命冕於有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
工部員外郎張薦皆攝太常博士同脩儀注以備顧問既詔以
皇太子為亞獻親王終獻帝令問冕等當受誓戒否冕與禮官
等奏請唯開元禮並以前七日數內受誓戒詞云各揚其職不
供其事國有常刑冕等以誓皇太子更其詞云各揚其職肅奉
常儀帝又問升郊廟去劔履及象劍尺寸之度祝文輕重之宜
冕等咸引據經禮及歷沿革故事奏聞帝甚嘉賞之是年復親

王母號曰大妃史公母曰大儀初帝以諸王若叔父諸弟長公
王若姑姊妹其母多無封號朝謁之際無以稱之乃下有司詳
議禮官第奏曰伏尋漢制諸王母稱王國太后晉宋已降則曰
王國大妃國朝酌前代典故從晉宋之儀王母命為大妃著在
程六僅按封爵及大唐六典王母為大妃高祖宇文昭儀生韓
王元嘉後為韓國大妃太宗燕妃生越王貞後為越國大妃位
號所崇存於簡冊其長公主之母歷代故事並無稱按六典內
命婦有六儀位次三妃秩正三品公主母既因女貴伏請降王
母一等命為大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大修之上其品位同儀儀
者取母儀之盛大者請因子而尊庶辨等威以弘敦睦詔可其
奏裴郁為大常鄉貞元七年十一月奏疏曰禘祫之禮以遷廟
皆出大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
祖以高皇帝為大祖大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禮不在昭穆合
食之列為尊於大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
大祖其高皇大祖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
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大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
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
帝始封唐公實為大祖中間世數既近於三昭三穆之內故皇
家大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大祖親盡則遷
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
祖皆在昭穆是以大祖景皇帝未得尊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
祧九室惟序則大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大祖上配天地百

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實所未安請下百寮會議勅旨依八年二月又奏乃者宗子名御皆云皇某親行於文疏曹署此非避嫌自卑之道也謹按禮儀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者侯此自卑別尊之道也又禮記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鄭玄注云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今宗子若以皇字為稱首從數為序親誠非自卑尊不戚君位之義又按儀禮從父昆弟即今同堂也從祖昆弟即今再從也族昆弟即今三從也聖朝方崇敦叙宜辨等威其三從內伏請依舊其餘各以祖稱本封為某主公子孫則親疎有倫名理端正從之九年六月郁奏曰謹按孝敬皇帝忌不廢務伏以讓皇帝位非正統親則旁尊詳考舊章合同孝敬其忌日廢務請罷詔可是月郁奏議准季冬晝日以十一月九日貢舉人謁先師今與親享太廟日同准六典上丁釋奠若與大祠同即用中丁其謁先師請別擇日從之

李嶸為太子左庶子真元八年正月議大常鄉裴郁所論禘祫之禮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大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命受大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據已上數過五代即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大

祖之後夫毀主上升藏於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
懿二祖則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以降之制則禘祫不
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以下毀廟之主則公羊傳所謂已毀廟
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謹按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
祖丞相常玄成議大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大上廟主宜瘞於
園孝惠主遷於太祖廟奏可大上大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於
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於太祖廟明
太祖已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太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
魏晉及宋齊隋陳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廟堂虛太祖之位自
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
魏明帝則遷處士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世數猶近故也
至東晉成帝時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徐名之祧以准遠廟至
穆帝立於京兆遷入西徐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所不及
國朝始享四廟宣光並太祖世祖神主祔於廟至貞觀九年將
祔高祖于大廟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
太祖依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立東向位於是始封祔
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
太宗祔廟弘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帝高祖祔廟始遷
宣皇于西夾室開元年玄宗時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獻
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
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年克復後新作九
廟神主遂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

附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大祖當東向位以獻懿二位為是二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顏真卿伏奏合出獻懿二祖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面尊位請准東晉蔡謨等議為定遂以獻祖東向以懿祖於昭位南向以大祖於穆位北向以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朝祧豈可為准嶸復議嘗禘社郊尊無二上瘞毀遷藏禮有義斷獻懿以為親盡之主太祖以當東向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向之尊庶上守貞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又後魏時公孫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以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已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為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大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於下矣中處其中則主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高之後所以昭穆合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封始遂為不遷之祖故夏五廟

禹無二昭二穆而已據此不先鯀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在合食之謂矣又據晉宋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下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為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詳驗於史其所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事及貞觀明慶開元所禘祫並虛東向既行之已久實群情所安且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蒸嘗上配天地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躔居昭穆之列屈已申孝以奉祖稱豈非伯禹蒸敬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意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與聖廟及請別築置室至禘祫年享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輒敢徵據正統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向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必立宗子蓋為收其族人東向之主亦由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一有間等上不論西位常虛則太祖永厭於昭穆異廟別祭於祫享事主乎合食永秘此於姜嫄則推祥祺而無事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也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祖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常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嘉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祖特享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斯

最近矣但當時義所居石室未有准的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為石室可據所以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下居大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大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室尊位尊在傍居考理即心恐非允叶今若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脩古禮之殘缺為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之正禮動也中者焉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京前為大常博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享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寮博採所從其時禮議使顏真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大常卿裴郁所奏大抵與京議相會伏以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孫祔引於曾高之廟豈禮之不可執實人之大順也京兆少尹常武議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群廟大合禘則各序其祧謂主遷彌遠祧室既脩當祫之歲常以獻祖居於東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極行所親若行禘禮則大祖復延于西以衆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大祖不為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為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歆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大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氏廟數未足之情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大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閼宮之詩而永閼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遷廟為祧以築宮或言大祖實卑而虛位唯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為說歆

令征西東向均定數者最不安且祭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
不本謨改築之言取征西東向之一句為萬代法此其不可甚
也臣又思之永闕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大
尊祖之尊無時而定則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
乃自祖也昭穆有序享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
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
之為臣以為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享薦是以分食
奚宜於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冕上禘祫議證凡
一十四道以備顧問並議奏聞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都議狀
並留中盧邁為尚書左丞貞元八年七月將作監元亘當攝大
尉薦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戒為御史劾奏尚書省
與禮官法官集議於是邁等奏曰謹按禮記曰大夫士將奉祭
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是奉祭也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喪
喪致齋中疾病則還家不奉祭事皆忌日不受誓戒之外文雖
假寧令忌日有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亂王事今亘以
假寧常式而詳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戒則祀事之嚴校其禮
式忌日乃循常之制詳求典據事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為辭由
是亘坐罰陸淳為左司郎中貞元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勅于頔
等議狀論禘祫事所請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尚書省
會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可否仍委所司具事件聞
奏其月二十六日淳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
狀總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頔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大祖之位張

薦狀則云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禘之歲獻祖居于東尚行禘之禮大祖復延于西謹按禮經及先儒之說復大祖之位正也義在不疑大祖之位既正獻懿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歲其義有四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藏諸夾室是無享獻之期異乎周人藏于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者遷行于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意不足徵也唯有祔于興聖之廟禘禘之歲乃一祭之廢乎亡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時雖奏議竟亦不決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九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九十一

掌禮部 二十九

奏議第十九

唐韋彤為大常博士貞元十二年十月與博士裴堪上疏議大廟朔望享祭曰臣等謹按禮經前代故事在廟無朔望祭食之儀於陵寢有朔望上食之禮國家自真觀至開元脩定禮令皆遵舊典天寶十一年閏三月初別令尚食朔望進食於大廟自大祖以下每室奠享其進奠之儀在臣禮司並無着令或當時禮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生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於寢宮而不可黷於大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禮者貶王璵之議伏請今月八日進止令宗正與大常計會辨集者伏

以陛下虔奉宗廟齋心自中事歸有司各合盡敬然後詳議故實臣得竭誠謹案禮祭統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於生心也心沐而奉之以禮由牲牢有定制邊豆有常數罄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蟲草木之異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王之食飲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随好所遷羨脆旨甘皆為褻味此先王以此宴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則知薦饗宴會於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為敬今若以熟食薦大廟恐違禮本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是故禘祠蒸嘗感時致享此聖人俯就之中正也今陵寢每月二祭不為䟽也大廟每歲五享不為數也則人臣執事在䟽數之間得盡忠也若令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日朔月半將以為常環四時之中雜五享之禮為數既甚黷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聖主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於禮不敢以肴膳之多而褻於味伏願陛下導開元萬代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陵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禮職敢罄愚衷帝令宣示宰臣曰此禮已經先帝所定朕未敢遽有改移侍更高量期於允當十三年八月詔張茂宗起復左衛將軍駙馬督尉尚書義章公主彤與堪上䟽言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思念其亡母遺表所謂許公主降仍茂宗借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關睢冠詩之首者王化之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為本所以齊斬居服之重者道之厚也聖人知二端

為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禮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皆主人几筵聽命於廟稱事立名禮謂之嘉所以上承宗廟下繼後嗣也又制喪禮曰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稱情立文通謂之凶所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然後夫義婦順父慈子孝馴致不失臻於大和歷代寶之以為至敬者昔魯侯改服晉襄黑衰事至重於奪情義亦許其權變又兵法鑿門而出以凶禮處之以情相因體或為類若茂宗釋衰服而衣冕裳去堊室而行親迎雖云輟衰借吉是以凶瀆嘉豈唯失先王之重典抑亦為國家之喪法儻茂宗留侯免喪則日月非遠今公主指期下嫁又儀注有嫌固不可廢重而就輕捨大而取小伏惟皇陛下體天撫運統人立法何嘗不守先王之至德聖哲之明謨下盡群言上留玄鑿彛倫式叙懿範昭明所以八表肅清四夷歸化方弘禮義之日大敦明教之時於無為之朝有興議之事衆情未達疑懼交深伏願抑茂宗亡母之誠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收天情於至難察有司之懇守垂之史冊聖德彌光則天下幸甚臣謬備禮官懼於失於職不勝致君愛禮之至疏奏不納齊抗為大常卿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奏曰元日朝賀奏事官戶部尚書司天監准開元禮兼合於橫班同群官拜訖然後依次奏事自頃因循並未拜已前先就于階立奏事畢隨例便退臣與禮司商量請依開元禮戶部尚書已下與南班再拜訖便隨上公升于階就東向位立准儀注奏事庶禋闕典以補舊儀可其奏陳京為給事中貞

元十九年三月奏今年夏禘饗于大廟須定大祖景皇帝東向之位並遷廟之位伏以禘祫是審禘大合祖宗次序之祭必尊大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大祭恐須定此未所議之禮享日既近臣職忝刊緝經籍謹遂奏聞伏以建中二年及貞元七年十一年時令都省詳議者三竟未正大祖東向之位至十二年禘十七年祫猶未得中其於至正之饗不可重難依違又以過此也詔百官議定以聞鴻臚卿王權議曰按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清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大王王季也又按雍禘章疏云大王王季已上皆云祔於后稷之虛廟蓋以大祖東向之位至公也大王王季尊私禮也后稷之廟天下為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按鄭玄注祭法曰古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始祖今獻祖懿祖之主臣愚竊以為宜祔於興聖廟不當祭於大廟也如此大祖東向之位得其尊獻祖懿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祔于興聖廟然無引據上意不決自寶應已前大祖尚在昭穆故虛東向以符大祖及廣德二年大廟室數已滿遷二祖居夾室方正大祖東向之位十九年至建中二年冬祫祭有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虛東向當蔡謨議本請別築宮廟以居潁川京兆以上四府君其宮廟未成以前請權虛東向之位待製廟成遷四府君神主于別廟然後正大祖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晉室兵革議不暇行建中初有司雖引蔡謨虛東向之位禮終亦不行乃誤以宣皇帝居東向降大祖在昭穆之位及是覽群臣之議以大祖居東向

冊府元龜
是百代不刊之典以二祖皆追崇非有土子民之尊禮當祔別廟及覓權議引據詩禮成文上意遂定遷二祖於明德興聖廟每禘禘年一享遂正大祖東向之位是時左僕射南姚仲等獻議狀五十七封詔付都省再集百寮議定聞奏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明德興聖廟請別增兩室奉安神主緣二十四日禘祭脩廟未成請於明德興聖廟垣內權設幕屋為二室權安神主候增廟室成准禮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禘年各於本室行饗禮從之是月十五日遷獻祖懿祖神主權祔明德興聖廟之幕殿二十四日享大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二祖新廟成日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大祖景皇帝之位虔告之禮當在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太尉告大淸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大廟又詔曰國之大事式在於明禋王者孝饗莫重於殷祭所以尊祖宗而正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之賸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禘之序夙夜祗栗不敢自壽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考群議至於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懿祖元皇帝神主于德明興聖皇帝廟大祖景皇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司備禮務極精嚴祗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杜黃裳為大常卿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乙卯奏曰禮云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周禮園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咸出下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

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別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制外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不祭宗廟國家故事未葬不祭今請候祔廟畢復常從之是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黃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于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求漢魏已降晉迄于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先武已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於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大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應天靖亂垂統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也聖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也皆在不遷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新主入廟禮合迭遷藏於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享食如常於是祔高宗神主于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王涇為大常博士憲宗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將祔有司疑於遷毀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唯三代之漢魏以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十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為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代祖也德宗升祔遷高祖也今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於大廟夾室禮則然矣或

諫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復而興之不宜在遷藏之例臣竊
切未諭也曰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曰自儲副而陟元后則
天太后臨朝廢為廬陵王聖曆元年太后詔復立為皇太子屬
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姦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桓彥範等
五臣以唐舊臣佐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統此乃子繼父業是
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二十年
間再為皇太子再踐皇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
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
不以平王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產祿秉政
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
霍光輔宣帝再盛基業而不以宣帝為不遷之廟其例三也伏
以中宗孝和皇帝於聖上為六代祖尊非正統廟以親盡爰及
周漢故事是與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
蔣武為司勳員外郎頌宗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亦中宗
為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臣召武問之武對之曰中宗以弘
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
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
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
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會安二
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矣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功
今若還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饗如之何武曰凡配饗功臣每
至禘祫年方合食於廟居常即無饗禮今還中宗神主而禘祫

之年毀廟之主並陳於大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如一也有
司不能答宰臣奏下公卿重議翌日兵部侍郎李巽等集議並
於武同由是竟遷中宗神主於是禮儀使奏高宗皇帝十二月
四日忌則天皇后十二月一十六日忌中宗皇帝六月二日忌
和皇后四月七日忌謹按禮記云捨故而諱新此謂已遷之
廟則不諱也今順帝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則忌
日並不行香仍依禮不諱制可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元
和二年九月與諸宰相上言伏以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後
聖沿情或徇一時之敬過猶不及遂至於煩詢於有司兼酌禮
意若無釐改有黷舊章其大廟諸陵日遣使巨等商量每歲除
大廟時饗及大廟朔望上食諸陵朔望奠親陵朝脯奠外餘享
祀及忌日告陵等並請停其果實并橘蒲萄稜梨等皆遠方進
奉陵邑所無並請遣使於諸陵薦獻果食之中甘瓜特異亦謂
至時上薦其餘瓜果及四時雜物並望委陵令與奉陵縣計會
及時供薦其專遣使亦謂停廢弘聖敬之心不虧嚴潔之祀制
可

三年四月癸亥大常禮院上言大廟時饗及告廟朔望薦食同
日謹按禮經祭不欲數伏以大廟禘祫祭禮重於時饗准禮時
享與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祭不行享蓋不欲煩是禮先
重者今時享重於朔望月薦食誓求禮情參酌輕重於時享之
月其月朔薦食亦合便停若兩禮兼行即祭恐煩黷伏請至時
享及臘享其月朔望食請停月余月一准舊例如告廟日與朔

冊府元龜
望薦食月同伏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即奠踈斂有節合於禮中從之

鄭元為京兆尹元和三年五月條奏王公士庶喪葬節制一品二品三品為一等四品五品為一等六品至九品為一等凡命婦各准本夫子品定其葬器悉請以瓦木為之是時厚葬成俗久矣雖詔下事竟不行

常公肅為大常博士充禮院脩撰官元和九年正月上疏曰准禮曰無忌月禁樂今大常及教坊以正月是國家忌月停習郊廟饗宴之音中外士庶成罷慶樂伏尋經典竊恐乖宜臣謹按禮記有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漢魏以降代襲斯旨唯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下議禮官荀訥王洽曹耽王彪之並當時

知禮者皆稱禮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一月忌時忌歲蓋無禮據時從其宜伏以承前所禁皆在二十五月之中今即踰遠禮須改革臣又聞統人立法必守先王之常經企及俯就不遠聖哲之明訓下盡群吉上留玄鑑不以私懷而踰於禮節又記曰是月禫徙月樂明王制樂漸去其情不應以追遠而立禮反重也今大常傳習郊廟之樂是反重而慢神有司禁中外之音是無故而去典詳其前典情理不論考其必襲反無所據儻陛下因正循而度越法經典之明文約禮之制儀傳於史冊天下幸甚詔付中書門下令召大常鄉典禮官詳議可否中書門下奏曰忌日大常寺及教坊悉停習中外士庶亦皆禁斷准禮文及歷代典故並無忌月禁樂請依常教習者勅旨宜依其士

庶之家亦准此武儒衡為中書舍人元和十四年二月大常丞
王涇上疏請去大廟朔望上食詔令百官議開元禮大廟每歲
禴祀蒸嘗臘凡五享天寶末玄宗以尚食每朔望具常饌令宮
闈令上食於大廟後遂為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此之大祀故也
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李翱奏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
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祭禴祀蒸嘗漢氏皆雜用之蓋遭秦焚
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難以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
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
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
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
故大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徒皆
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乎斯
足以明矣伏以大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通禮是貴誠之義也
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所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
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大廟豈非用藜
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
稱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家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芟其祭薦芟其
子屈建命去芟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考祖之義
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之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
饌於大廟無乃與薦芟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
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
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享于大廟有司攝事祝文曰

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大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大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真嘉蔬嘉薦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慕尚饗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大尉百誓官於尚書省某月某日時享于大廟各揚乃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九倍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索禮樂為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貞觀開元禮並無大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祠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儒術議曰臣謹按開元禮大廟九室每年唯五享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義曰大禘則終王壇墠則歲貢二祧則時享魯高則月祀祖禘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享時類歲祀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之不必卜擇日時也故叔孫通之言且曰古有常果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享者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記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於秦代漢氏因之而不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旣已二十七日而降朔望奠酬不復親執故既塋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

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饗本旨不同
今王涇所引大廟與寢陵同日時設祭以為越禮臣竊謂王涇
但宜論太廟陵寢翔望奠祭可行可廢之旨不當以同日同時
為議何漢朝宗廟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祀豈不與宗廟
同時者乎在禮既祭於室又繹於坊蓋廣乎求神者也宗廟陵
寢嘗祔同時埋固無害又韓臯引漢官儀古不墓祭臣據周禮
塚人之職凡祭墓則為之尸則古以墓祭但於漢家陵寢不同
耳安得謂之無紘又王涇狀以大廟設祭別加常饌以為褻味
而韓臯則云法饌依經固非黷祭臣按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
饗先王者謂解牲躰薦血腥灌之以鬱鬯者也又祭義云祭之
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鄉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取脾菅祭腥
敬之至也夫豈謂常饌耳文王之祭思死者如不欲生夫豈加
增常饌耶盡其慤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所以然也是以有簠
簋有常饌籩豆有常数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夫常饌庖人
羞之膳夫熟之糝以羶香雜以鹹辛具有司之烹炊神明於姝
近意雖不褻而事已褻矣况古者天子立七廟又為壇墠以祭
去祧之主近則起土遠則掃地蓋彌遠而彌尊益敬而益簡且
以為陵廟近也親親也翔望奠獻尚潔務豐宜備常饌以廣孝
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時饗告朔薦新宜崇古制以正禮也
唯大廟望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司因陵寢有翔祭望祭以為
宗廟既有翔祭則望亦合之殊不知宗廟翔祭乃告朔也臣以
為宜罷此耳仲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言理有改更則三年

之外斯可笑况天寶之令行於一時者哉今陛下開十聖之景
光廓八紘之氛祲風掃長彗神驅大妖劄今載以厚農直玉斗
而序政博採群議講求典經將欲成一王之教垂萬代之法安
可因陵寢緣情取象之禮宗廟薦鬯消選之儀甚然也事竟不
行

李建為禮部侍郎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四月禮部奏睿
宗皇帝神主祧遷石室准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
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祖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
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准
北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大宗廟北壁之中今請於夾
室北壁以西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可

王彥威為大常博士是時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曰王者祖
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翦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
正當決自宸斷無信齟齬書生也詔下公卿與禮門官議其可
否彥威奏議曰伏惟禮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大祖大
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
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
義沿革不一子孫推美於先故自始祖以下並有建祖之制盖
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為大祖
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至高宗以後則但稱祖謂之尊名著為成
法不然則何以大宗造有區夏致理升平玄宗掃清內難翼戴
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京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

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
為祖書曰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
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皇帝廟
號宜稱宗從之十一月大常禮院奉來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
于南郊同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按周禮大宗伯云以槁燎祀風
師鄭玄云風箕星也故今禮立春後丑於城東北就箕星之位
為壇祭之開元禮祀昊天上帝於園丘百神咸秩箕星從祀之
位在壇之第三等并日月神州以下緣對昊天上帝皇地祇尊
不得申並為從祀悉無上公行事並御署祝板之儀風師既是
星辰厭降之義便當倍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常儀又有大
禮日有司薦獻大清宮薦享大廟准開元禮并六典時饗薦獻
並在五月其五日大廟有司行事合權停制可是年十二月穆
宗問有司有事於南郊合卜日與否禮官奏曰伏准禮令祠祭
皆卜日然自天寶以後凡遇郊祀必先朝大清宮次日饗大廟
又次日郊天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辛巳命中使問百司祀
上帝於圓丘大乙從祀有祝文與否禮官奏曰准開元禮皇帝
有事于南郊百神咸秩五天帝神州並日月並在壇第一等大
乙雖天之貴神乃星中之尊耳位在壇第二等既為從祀不置
祝文其春秋祭於九宮本壇則如常禮從之

李渤為庫部員外郎分司東都長慶元年奏大微宮神主請歸
祔大廟勅付東都留守鄭綱商量聞奏云臣謹按詳三代典禮
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廟並饗二主之禮天寶

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洛陽創立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發德宗嗣統墜典克脩東都九廟不復告饗謹按禮記仲尼答曾子問云天無二日土無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况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躋祀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憲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大微宮光皇帝三代睿宗聖文孝武皇帝神主參考經義不合祔饗至於遷置神主之禮三代以降禮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勅付有司大常博士王彥威等奏議曰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饗薦之禮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然則兩都皆祭祖考禮必並興自神龍復辟中宗嗣位廟既偕作饗亦並行天寶末兩京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至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大微宮不復祔饗臣等謹按經傳王者之祭凡建宮室宗廟為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兩都立廟蓋行古之道主在廟實依禮之經今謹參詳理合升祔謹按元皇帝高宗中宗睿宗是追王及祧廟之祖其神合藏於大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不遷之祖其神主合藏於大廟從西第一室高祖太宗玄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惟江都集議正廟之主藏於大室之中禮記群廟

之主有故則聚而藏諸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
上后祖光亡居歸本室則有虛主事雖可據禮或未安今高祖
以下神主並合藏於大祖廟依舊准故事不饗如陛下肆覲東
后移都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閏主又當時而祔祗饗
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大祖之上又有明德興
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廟安
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大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
都即准上都式營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
於大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別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
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議並有瘞主之儀大曆中亦瘞孝敬皇
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答曰禮作練主瘞虞主其義以桑
栗代謝捨故取新夫作主以依神無可埋之理是以禮說廟之
主藏於西壁北壁之中故常玄成議瘞大上皇惠帝之主終見
非於漢代秦靖請瘞處士君亦不行於魏朝貞觀中議遷廟主
亦云萬國宗饗食所使來一旦瘞藏事非允恆孝敬尊非正統
廟廢而主獨存從而瘞藏謂叶情理又問古者天子巡狩必載
遷主如鳶駕東幸則准此文載主而前今東都神主又祔於廟
便是廟有二主如之何答曰古者行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
廟之主則無出廟之文凡宜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
廟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
可虛則當已亡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無其說如之何答曰虞練
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遭時為法因事例宜

苟無其文則思其變如車駕東幸廟仍虛主即准肅宗廣德二
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闕主而祔蓋三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
秋之義而變之正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於大微
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議而郎吏所
議與彥成多同丞郎則各執所見或云神主合藏於大微宮或
云並合理瘞或云闕主當作或云乘輿東幸即載上都神主而
東咸以意度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牛僧孺為禮儀使長慶四年七月謹案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合而為七尚書咸有一德篇亦曰七代之廟可
以觀德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
子上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宗功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
周之文大祖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也高祖
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也太宗皇帝神
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
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今以新主入廟玄宗明皇帝在三穆三昭
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祫禘之歲則從合食詔
從之

劉寬夫為監察御史敬宗寶曆元年閏七月上言近日攝祭多
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輕有乖嚴敬伏請已后攝大尉差尚書省
三品已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如人少即請取丞郎通攝從之
劉敦儒為起居郎寶曆二年二月大常奏追謚孝敬皇帝陵號
恭陵追謚讓皇帝陵號惠陵追謚奉天皇帝陵號齊陵追謚承

天皇帝陵號順陵並二時朝拜上擬祖宗情理之差過猶不及其朝拜請停又追謚文敬太子廟在常安坊追謚惠明太子廟在懷真坊悉置官吏四時置享禮經無文况九廟遞遷族屬旃遠推恩降殺裸獻宜停又贈奉天皇帝廟贈承天皇帝廟贈貞順皇后廟及永崇坊隱太子已下七十人同為一廟并贈靖恭太子亦祔在此廟凡此制置皆是追崇或循一時且非禮意日月既乂祀享尋停其神主望准故事瘞於廟地庶情理終始不失經訓勅旨宜付有司集百寮參議可否聞奏敦儒奏曰朝拜陵寢禮經無文列聖相公乂為故事就中四陵尤乖典禮請依大常所奏其二太子廟謹按禮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王下祭殤五又曰有陰厭有陽厭陰謂嫡殤也注云謂宗子之祭於與雅云西南隅謂之與此明幼傷而死故祭於祖廟陰闇之處也陽厭為祭庶殤也疏云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當室顯露之處故曰陽厭所以明嫡庶也過此以往則不祭矣伏以惠昭太子位登儲闡業當主鬯親則高祖神堯皇帝之宗子屬則於皇帝為伯祖父雖禮文於旁親無服而骨肉之恩不移於宗子若坎室於德宗皇帝廟內西南隅遷祔神主以特牲展祭不舉樂無昕俎去玄酒不告禮成庶合古禮准魏晉故事即晉愍懷太子殤太子哀大孫冲大孫皆於祖廟北墉置陰室歲時祔饗以至親盡今伏以國家變三代之典從東漢之制九廟既有周殿之隘一室難脩處與之儀况別廟陰室具為變禮依前享獻於事為宜其廟請不廢禮官或云惠昭太子棄東宮之

日已過殤年若合裸享宜同祭臣以為古處於與今祀於廟雖不以成人而別亦合過殤之禮矣又或云若以成人合有主後臣以為惠昭天子裔嗣皆在宮中若未勝冠自宜抱奠文以同姓為尸者今但令宗正官屬主奠即雅符祀典矣其文敬天子生非繫本之重歿有追命之榮今於皇帝為曾叔祖非大功之親禮經為庶而服屬已遠列於常祀實為非經請依大常所奏又隱天子已下神主或累朝嫡嗣或聖代名藩今其子孫皆居列土因緣食祿亦謂承家各令自列廟祧用申嚴配臣伏詳開元中勅諸贈天子有後者咸令自主其祭今請後行此制各使子孫奉迎神主歸祔私廟庶別子為祖符列國不祧之尊遠褒傳家聞聖王教孝之典其無後之廟及真順皇后神主即請依大常所奏其贈奉天皇帝則承天皇帝神主既有常號禮不可黷蓋王者不享于下士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縱有主後法不當祭亦請依大常所奏制可

崔龜從為大常博士文宗大和三年七月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以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近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殞其夕為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憫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 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爽於事詔下大常寺參定大常上言曰以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薨卒皆為輟朝其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是散列者為之變禮

冊府元龜
誠恐非宜自今已後文武三品以上非曾建功勳及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例其餘並請依元奏狀及例上詔令中書門下詳定中書門下又上言曰古有當祭告喪義在申請同體過時乃哭於理稍乖禮院所奏今輟朝者若以聞哀之來日請依餘約大常所奏別具品列輕重進定謹按儀制今百官正一品喪皇帝不視朝一日又准官品令自一品至三品已上薨歿通有輟朝之制伏以君臣之間情理所及事必繫於委寓官則與時重一用舊儀或乖中道臣等參酌其留守節察防禦經略等使其京輔刺史並請各據所兼憲官為例可之

是月大常禮院上言敬宗廟祝文皇帝稱孝弟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稱則理宜稱孝於伯仲則止於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以為非子者則不稱旁親直言敢告當時朝儀咸以為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據下徵晉史有不稱旁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又上言九宮貴神舊制是大祠伏以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書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備列三事誓誠群官尊卑儀莫甚於此若以韋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為中祀並可之先是大傳崔龜從列上前朝祠祀之非

是者凡數事上重慎其變更初令大常已下參定又中書門下酌其可否悉以龜從奏為當然後下詔焉

舒元與為監察御史大和三年八月癸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次合監祭職當檢察禮物伏見板祝九片臣伏讀既竟竊見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凡日姊月此以九宮為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觀其名號乃太乙天乙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大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尊為天子豈可乃臣於天地之子男耶臣竊以為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全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實愚聾不知其可伏緣行事在明日鷄鳴初時成命已行臣不敢滯伏乞聖慈異日降明詔命禮官詳議真明萬乘之尊無所虧降悠乂悞典因此可正詔都省議皆如元輿之議乃降為中祠祝板稱皇帝不署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九十一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九十二

掌禮部

三十

奏議第二十

唐王起為兵部尚書克皇太子侍讀兼判大常卿事開成二年
二月大常博士丘濡奏祠祭圭玉請依禮文詔令有司詳定起
等議曰伏以邦國之禮祀為大事圭璧之議經有前規臣等謹
按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
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坻以祀天兩圭有
坻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品皆禮神之玉也又云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注云禋之言煙也或有玉幣燔燎而
升煙所以報陽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天

府掌國之王典寶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王之證也所以梁朝崔靈思三禮義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具燎則靈息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天報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詔下有司精求美玉創造蒼璧等九器祭訖具而藏之其餘燎玉請依常制所異國禮可久之文字而不失周官已墜之典舉而更新制可三年二月起與大常少卿裴太章太常少卿兼權勾當國子司業楊敬之大常博士崔立等狀奏准今月十日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尉廟異室同堂國朝故事是以師法今欲聞奏以懷懿太子神主祔惠昭及悼懷太子廟不虧情理又甚便益送大常寺三卿與禮官同商量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同光武為摠立一堂群主異室親盡廟毀昭穆遞遷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於近代或散在他處別制一室或尊卑序列共立一堂伏准國初太子廟散在諸坊至天寶六載赦文章懷節懿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為一廟應緣祭事並合官給號為七太子廟又准大曆三年三月以榮王天寶中追贈靜恭太子神主未祔詔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今懷懿太子為姪以姪祔叔享獻得宜請於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四年四月又奏讓皇帝廟六月二十四日詔下大常寺委三卿及博士同詳議聞奏者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思出一時別立廟祀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祫及所無子孫饗獻之儀親盡則踈歲久堂革杜鴻漸所議禘祫之

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固也今睿宗玄宗既已
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當已
停廢則讓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便
從廢罷公情定禮實謂叶宜從之

杜宣猷為監察使開成四年正月奏伏准開元三十三年正月
二十日勅自今已後有大祠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
客御史大夫攝祭行事者伏以郊祀蒸嘗國家大典肅將明命
合差重官苟異於斯則為瀆祭臣伏見近日大祀祠或差王府
官攝大尉行事人輕位散不足交神昧陛下恭潔之誠阻百靈
正直之福事有不便實資改更臣請起今春季已後祠祀南郊
薦獻大清宮宰臣行事外其餘大祠攝大尉司徒司空伏請差

六尚書左右丞列曹侍郎諸司三品已上清望官充其中祠小
祠官員不足即任差王府官充臣職監祠事不敢因循從之李
德裕武宗時為宰相會昌元年三月與陳夷行崔珙李紳等請
尊憲宗曰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曰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
嘗顧訪宰臣欲褒稱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
祖宗之義臣等至愚竊所感歎臣等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五年
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明禮樂之備具過於殷
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之朝臣等所以夙夜而發憤也禮祖有功
而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大
甲為大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
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

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儀禮奏為丞相申屠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以奏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廟為代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代代獻之此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之後兵宿中原疆侯締交醜髒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于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于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城在王圻之內斥逐主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矣常臯因備邊之勢自擅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師甚於奕棊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憲宗宿憤舉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琳暨闢季年梟元濟李師道其他或折簡而詔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遍舉矣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乎臣伏見元初議遷廟之禮而吏官稱中宗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廟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為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為疑夫王業之興隆王道之興隆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

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之在江右亦能纂續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周宣王微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美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蒸人美宣王能任賢使能致周室中興也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也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德侔殷宗周宣之美矣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也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脩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王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上以彰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謀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欵報之誠如合聖心望今諸司清望官四品已下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帝咨云所論甚好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是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侔上帝德庇下人異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鄭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准此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大清宮大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天寶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禱請向後之四時祭並請差僕射少師少保尚書大常卿等官所奠稍重其時以申嚴敬臣等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儀進耒耜者令欵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飭舊壇務於

冊府元龜
嚴潔勅旨依奏二年正月四日大常禮院奏准監察御史關牒
今月十三日祀九宮貴神已勅宰相崔珙攝太尉行事令受誓
誠及有司徒司空否伏以前件祭本稱大祠准大和三年七月
二十四日勅降為中祠昨據勅文只稱宗飭舊壇務於嚴潔不
令別進儀注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却用大祠禮料伏候裁旨中
書門下奏曰臣准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
臣等伏以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况自大和以來水旱
愆候陛下當憂稼穡每念蒸黎臣等合副聖心以脩墜典伏見
大和三年禮官狀云從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
從祀日月猶在中祀竊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
統而言之則為天地在於辰象自有尊卑謹案後魏王鈞志北
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為元星露寢大帝常居始由道而為變
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曜魄寶蓋萬神之秘圖河海之命紀
皆比焉據茲說即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今以佐
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大運與大一掌十者十有六神之
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昇外又北斗有
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也若
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為淺近按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佐曰五
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大一系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為
大祠則大一無宜降祀稍重其祀固為得所劉向有言曰祖宗
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
難以疑說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舊典也以劉向之博通尚難

於改作臣等學不究於天人識尤懵於祀典歆為參酌恐未得
中伏望更令大常鄉學官同詳定庶獲明據從之檢校僕射大
常鄉王起廣文博士盧執等獻議曰伏以九宮貴神位列星座
往因致福詔立祠壇降至尊以稱臣就東郊以親拜在祀典雖
云過禮庇群生豈患無文思福黔黎特申嚴奉誠聖人屈已以
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文不明精誠亦怠禮官建議降處中祠
今聖德憂勤期臻聖域兵荒水旱寢寐軫懷爰命台臣緝輿墜
典伏惟九宮所稱之神即大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責龍咸池
大陰天一者也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一宮其神
大一其星天逢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
內其卦坤其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衡其卦震其行
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
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
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玄七宮其神咸池其卦兌其行
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
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巽其行火其方紫觀其統八卦運
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雖故事迎厘不聞經見而範圍亭育
有助昌時以此兩朝親親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為
列星星之運行必繫於物責而居者則必統八氣總萬神幹權
化於混茫賦品彙於陰陽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豈得槩賴於
敷祐而屈降於等夷又據大尉攝祀九宮貴神舊儀前七日受
誓戒於尚書省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牲用犢祝版御署稱天子

臣圭幣樂成比類中祠則無等級今據江都集禮及開元禮禘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致祝比皆率稱臣若以為非泰壇配祀之時得日主報天之義卑緣厭屈專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類常祀此則中祠用大祠之禮也又據大社大稷開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寶三載二月十四日勅改為大祀自後因循復用前禮長慶三年正月禮官獻議始准前勅稱為大祠准御署祝文稱嗣天子謹遣某官昭告文義以為殖物粒人則宜增秩致祝稱禱有異方丘不以神為大祠遂屈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禮也參之日月既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謂功鉅者因之以殊禮位稱者不敢易其文是前聖後儒陟降之明徵也今九宮貴神既司水旱降福攘災人將賴之追舉舊章誠為得禮然以禮祠非古宅位有方分職既異其祠存致祝必參乎等列求之折衷宜有變通稍重之儀有以為此伏請自今已後却用大祀之禮誓官備物無有差准御署祝文以社稷為准伏緣已稱臣於天地無二尊故也勅旨依之付所司三年正月又奏奉宣今日已後百官並不得與京城內置廟者臣等伏據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又常形五經精義對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于史籍恐乖聖政伏以朱雀門及至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闕自威遠軍向南三坊俗稱園外地至甚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

商量今日已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置私廟至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園外深僻坊並無所禁莫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冀補聰明從之

狀稱禮叙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三室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臣等同考禮經於義為允從之

任疇為大常博士會昌六年五月上言去年禘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之期相會不奉齋車又安可以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為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為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既聯出征之詞更

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意非一事神之所無二故廢輕作桑主廢桑作栗主既事埋之以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郡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實案魯莊公郟左傳為築發凡例穀梁議因數澤之利公年稱避凶年造邑之嫌三傳異同左氏為短何則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唯郟一邑稱築其二十三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為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瘞之何以在大微宮所藏之所且舍故作新前已列已案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墉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位之主但隨其在所以瘞之夫主於長安即其地而置大廟以至天寶初復不為建都而議曰中宗立廟於都無

乖舊典徵之如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大廟至於睿宗玄宗猶不易者蓋緣嘗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以多時宜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真觀之時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按定開元六典勅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為唐典覽其本末千載一朝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大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大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鄭路為大常博士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大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大廟為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並在可以脩崇大和中大常博士議以為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即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脩

建望令尚書集公卿及禮官詳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折大寺材木脩建既是宗室官居守便望令充脩東都大廟使勾當脩繕奉勅宜依六年三月路與禮官等奏東都太微宮神主二十座去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折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勅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官同議獻祖宣皇帝皇宣莊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穆皇后高宗天皇大帝則天皇后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親畫迭毀宜遷諸太廟附于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于大廟夾室未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申祝告之禮今與學官等同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

瘞於舊大微宮內空閑之地參酌事理庶叶從宜大常博士段
瓌等三十九人議奏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
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
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廟酌其事情匪務
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大廟廢已多時若議增脩稍乖前訓
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真觀開元
之法耳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宗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
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為陷西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
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每歷歲年今若
廟貌惟新即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合祧必凡筵而存之
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
主者也舊主如有留去新廟便合創添謹案左傳云祧練作主
又戴聖云虞而立凡筵如或非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既
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
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
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北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常玄
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是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
程法也或曰凡筵不得復設廟寢何妨脩營候車駕時巡便合
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勅參詳本為歆收
舊主既不立廟更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以
為廟不可脩主宜藏瘞或就瘞於陷室或瘞於兩階間此乃百
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勅段瓌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

李福等別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難建
立宜並令都省對議須歸主當工部尚書薛元賞等議伏以建
中時公卿奏議修建東都大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
存其廟備立其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
不祭皇輿時巡則就享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
參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
稷而左宗廟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是知王者建邦
設都必先宗廟社稷况周武受命始都于豐成王相宅又卜于
洛蒸祭歲于新邑策周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蒸祭
歲王入太室裸成王厥後復歸于豐雖成洛邑未嘗又處逮于
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鎬豐皆有宗廟明矣又案曾子問廟有
三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
其為禮者昔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為偽主是知二主不可
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
宗社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為東西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
百司而嚴拱衛取法玄象號為京師既嚴帝宅難虛神主若無
宗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
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西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
不並設或以禮云七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
亦有所尊尚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脩廟瘞主則東都大廟
九室皆虛既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贖禮意因得盡而論之
所以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

雖各有廟祔祫享獻斯皆新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都且云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養親者漢帝玄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未祭人情禮意於此較然九宅既不並居二廟豈宜偕祔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既無虛室則叶通經議者又欲置主不饗以候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為所譏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饗之主而有置而不饗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以為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脩建廟宇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大廟畢具禮迎置於西夾室闕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奏以東都大廟既廢不可復脩見在大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為廟固合脩主不可瘞即與臣等議狀意同但重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二主之義請脩廟虛室以太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六神位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為闕疑大學博士直弘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經以臻于中道聖朝以廣孝為先以得禮為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詳於前議矣再

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于經典考乎大中廟有必修之文
主無可置之理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
大廟擇日卜造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若廢廟之說恐非所宜
謹案詩書二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廟載主之制久已行之
敢不明徵而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大廟合務脩
崇而舊主當瘞請瘞于大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則奉
齋車載主以行大常博士胡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將明厥要
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
有歸移武氏廟宗廟事重實資參詳宜令尚書省御史臺四品
已上官大理卿京兆尹等集議以聞涯與衆官等奏議曰夫禮
經垂訓莫衆於嚴祀必參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文况有明徵
是資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嗣位皆以兄弟考之前代
理有顯據今謹詳禮院所奏並上誓古文旁無史氏叶於通變
允謂得宜臣等商量請從禮官所議從之

朱儔為大常禮院修撰官會昌六年四月禮院奏禘禴祝文稱
號穆宣皇帝宣懿皇后常氏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
從前親親以穆宗皇帝室稱為皇兄未合禮文得儔一時又安
得云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作者論議之時便宜
細大取周遷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何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
曰建國神位左社稷而右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者謹
案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為神都迺後漸加營構宮室百司
於是講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

宗廟不合引言又曰不都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季成等
三帝以為置廟之例則天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
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詳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
東洛復立大廟有司同日代祭以此為數實所未解者謹按天
寶二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大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
宜別擇日載於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日廢
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而欲立虛廟出於何典前
稱廟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為國之光也前以
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非時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
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按
天寶二載詔曰古廟東間添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之例以
全臣子思敬之義庶叶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紜
立群疑之杓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
代勅曰瘞於當立廟斯不然也以所在而言則大微宮所藏之
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建降一都者多兩都少今國家崇
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合廟為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質
正即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失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擬
議亦孰敢獻酌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
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
寧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武大備之朝歷于十一聖
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不可一一革
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鑿

與之至也雖厥後之賤必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
安乎時也虞主尚瘞瘞主宜然或以馬融李冉二人稱寢無傷
於偕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冉可法於宣尼矣以此擬
議乖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菜
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唯郡一邑稱築如城郎費
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請之畫有宗廟理則極非
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
同禮遭時為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為非有司之事也如有
司之職但合二經變理後時則須俟明詔也凡不脩之證略有
七條廟立因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
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主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案

文王遷鄆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
而欲立廟是違因遷三廟也謹案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
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東都大廟廢已八朝若果立之是
違已廢不舉也謹案禮記曰當七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
廟不可虛也謹案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
不祭禮也合禮之廢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
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案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
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云
遷廟主者載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遷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
之主也謹案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案六典序兩都宮闕

及朝宇此明東都有廟不載是六典不合脩寢以武德貞觀之
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碩畢臻若可脩營不應議不及
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
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宰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
事乃永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
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
伏見八月六日勅欲修東都大廟令會議事此時以有議狀准
禮不合更脩尚書丞即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章官在禮
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况
國之祀典有乖禮文豈唯受責於曠官竊惧貽譏於明代所以
勤懇將不言而又言也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
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巡殊不知廟不合虛
主唯載一也謹案貞觀九年詔曰大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
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旁
觀祭典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
實為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即日而
停由是而言大原豈無都號大原爾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
廟室惟新則須有主主既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
攻而自破矣又案魯子問曰古者師行必載遷廟主行乎孔子
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
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唯載新遷一室之主也
如祧廟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將候時巡自可脩營一官議請

九室有何依憑夫宗朝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
定論言苟不經則為擅議近者勅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按經
若無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
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
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此夫二三
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為帝迄今稱咏之者非有他術異
知者也以其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誓古帝
堯孔氏傳曰能順考古道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
攸聞考之古道既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典實無以易諸
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臯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
下守真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
於誠敬旋觀典禮二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更不別立廟宇記
曰天無二主者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
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
議增脩稍違前志何者聖曆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
其廟易置大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
主既請祀藏今廟室惟新即須有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議
如修復以俟時巡唯載一主備在方冊可復而詳又引經中就
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
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
常據不可同語餘又丘明脩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治
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召君於此數條不復稱君子將評曷失侍

以宣尼料之傳曰帝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
都地有壇社宮闕欲議構葺以是無妨此則酌於意懷非曰經
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有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為說實所未安
謹上自殷周傍稽故實除殷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
古議禮皆酌人情必稷嗣知機賈生達識方可發揮大政潤色
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為
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的中理宜從衆宜令有司
擇日修崇大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六年三月擇日既定禮
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宣宗即位竟遷大微神主祔
東都太廟

鄭涯為尚書左丞會昌六年三月宣宗即位五月禮儀使奏武
宗昭肅皇帝祔廟并合祧遷者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
及已歷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曰
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為後二者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
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置別廟四者弟兄既不相為後昭為父
道穆為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異位據春秋文二年躋僖公何
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
僖當同北面西上孔穎達亦引此義釋經文賀循云殷之盤庚
不序湯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元帝簡文皆用此義蓋以昭
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故也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且殷
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祢何容更言七代於理無疑矣
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為一代矯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主

於大廟或疑已祧之士不合更入大廟者案晉代元明之時已遷豫章潁川矣及簡文即位乃元帝之子故復豫章潁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祔大廟至開元四年乃出制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大廟則已遷復入亦可無疑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按魏晉之初多同廟蓋取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有七主而實六代蓋景文同廟故也又案魯主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以為別主廟親遠義疎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代統六七年武宗甫遷復土遽移別廟不蔭祖宗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之室案禮論晉大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在十室及成康穆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為準而不限定數伏以江左名儒通贖觀輿事有明據固可施行若今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為制則當上不及高曾未盡之親下有忍臣子恩義之道今備討古今參校經史上請復大宗神主於大廟以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武宗同為一代於大之制禮祭因質明義兼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澹然常在乃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宮所即與此勅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案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帝合之

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為先則建國營宮而宗廟必設
東都既有宮室而大廟不合不營汎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
東漢並列東都其各有宗廟之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揚
權詩曰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瓜瓞言豐廟之作
又曰於穆清廟爾雍顛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豐洛
之廟也書曰成王既都洛蒸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
曰裸于大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都豈有無廟而可
蒸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于後漢卜洛西京之
廟亦存建武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於西京一十
八年親幸長安行十七日饗德明聖興廟得廟直侯論狀稱懿
祖室在獻祖室之上當時雖以為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察使
及宗正寺請遇祭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伏檢
高宗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為懿祖之昭懿祖為獻祖之穆
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奪倫不即陳奏尚為苟且罪不容
誅仍刺修撰朱儔檢討王皞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
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武昭王為聖皇帝十載立廟至真元十九
年制從給事中陳絰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為
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
為太祖太祖之上施于禘祫不可為位請按德明興聖廟共成
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即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
伏以國家大事宗廟為先禘祫之禮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
尋詰伏乞聖鑒垂照和具禮遷正其月疇又奏曰伏奉

三日勅以臣所奏獻祖懿祖二室例置事宜令禮官集議奏
者臣去月十七日緣遇大廟祫饗太祖景皇帝已下群主准真
元十九年所祔獻懿祖於德明廟共為四室准元勅各於本
室行饗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時親見獻祖
之室倒居懿祖之下於後遍檢圖籍實見差殊遂敢聞奏今奉
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岡大祝柳仲年協律
郎諸葛玘李潼檢討官王皞修撰官朱傳博士閔慶之等七人
狀稱謹案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并武德貞觀永徽
開元已來諸禮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
懿祖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祖辯之則獻祖之父懿
祖是獻祖之子即博士任疇所奏例祀不虛臣疇伏乞即垂詔
勅具禮遷正其事遂行陳商為禮部侍郎會昌六年六月詔遣
東都備法駕迎大微宮木主歸祔大廟初神龍中取武氏廟為
大神自大祖以下神主皆祔焉祿山入洛以廟為馬廐其木主
遂散他處協律郎嚴郢奉之以聞詔歸于廟及思明入洛又亡
之後留守盧正已得于他所寄於大微宮至大虛十四年留守
路嗣恭奏之朝廷下議百寮紛然不一禮儀使顏真卿奏請歸
祔詔許之臨事而會昌五年河南尹李石因大微宮摧毀奏以
廢弘敬寺以為其木主廢置未詳閔白宰執中書奏請下公卿
議之商議曰今月五日勅再議東都大廟及神主廢置今臣等
議者伏以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詩美文王乃召司徒俾
立室家六繩則直作廟翼翼洛誥曰周公往營成周十二月戊

辰成王為祭入大室。梁徵之周氏文王有廟於鄆。成王不廢於洛。則二都得置宗廟之顯據也。然兩置神主。曖昧無文。既闕明徵。難可臆斷。臣愚輒斟酌前代以言之。夫宗廟以安神。神必依主。故喪禮始以重為主。既虞即以桑為主。既祔即以松栗為主。神明之道不可一日無主。蒸嘗之本不可一日無神。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夫煩則不敬。所求惟精。雖神之所適無方。而神之所依惟一。求之未當。神亦不歆。孔聖之言。蓋有深旨。今東都之主脩之。則非神所憑存之。則無典可據。嚴配之道。豈其爾乎？稽諸異同。考以經禮。二都有宗廟於古。無嫌。東西有神主於理。無據。國家承乾開統。爰法唐虞制度。等威寔遵。文武况東京宮廟。中宗玄宗所奉。又是國之別都。巡幸之時。展敬有在。是同周室。鄆洛各得建置之義。以臣愚見。恐不得廢也。若添脩神主。方著彝章。既無姬漢遺文。且乖禘祫之典。是同嘗禘社郊尊無二上之義。以臣愚見。恐不可置也。今議者或引周氏藏先公先王之主於后稷文武之廟。禘嘗之時。以祭薦者。此是周家祧廟之主。親盡而遷。准理。須存以備。五年再殷一禘一祫者也。今國家上都主祐昭穆。具存親盡已祧之主。藏於祖之廟。舊矣。與周家之制無異。鞏洛之主。又須崇飾以之。禘祫則無文以之。禴嘗則非禮。存而不論。則又非敬。臣以為東都宗廟宜如聖旨。使留守李石充使。增修其廟。中神主不當立。宜依祔栗主廢虞主。例公羊云。虞王祭之殿。兩楹之間。為非人所。幾。肩。人。

云瘞之屬北方者除易無事主亦無事今請瘞藏之洛原北塋
下若相宅成周自可奉迎京師之主以行若歲巡時邁自依三
公攝祭庶不遺承襲之典也當時武宗不用此議勅令巡祔之
車輅法駕並至洛下尋遇國事而止至是帝乃行之兩都六廟
自此始也孫簡為吏部尚書會昌六年九月大常禮院奏十月
十三日大廟祫享朝廷配享功臣得修撰官朱儔狀自高祖至
德宗每室皆有功臣配享伏以憲宗皇帝誅盪淮蔡削平河朔
武功英略赫耀中興啓沃謨猷必資元輔其配享功臣伏請聞
奏定名降下勅遣尚書御史臺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同詳
定聞奏簡與衆官上議曰伏以憲宗皇帝玄德英猷邁越千古
神機睿算恢復四荒始者既戮惠琳連誅闕錡銳求良輔果集
大勲乃覆淮蔡之妖巢大芟河朔之餘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寧
偃武修文我無遺事陛下崇嚴享祀爰軫孝思將舉元勲以顯
丕績臣等伏思故司徒兼中書令贈大師裴度天縱公忠道施
康濟始處司言之任屢陳憂國之誠嘗因勅召深得聖旨乃貳
邦憲使于藩方處嫌疑者悉付心誠懷顧慮者必得要領俄登
相位專任大事遂乃擒元濟梟師道承宗効順劉總叩頭程權
耒朝同捷就戮蓋憲宗有知人之明而度盡致君之道也於是
息瘞夷培本根宇內無獷悍之俗元和為盛明之代薰灼天下
將明帝圖古往今來善無與讓即祇配聖德光揚大勲詳考功
行無先于度詔曰朕以憲宗皇帝道叶中興威加寰海開啓聖
意則古之六業弼成功業則有裴度著在國史時無比倫且以

亦以同配享豐又詔曰論功配食文武宜兼元于一朝
武臣功力最高者定一人與黃裳裴度同配享憲宗皇帝室頃
李愬有平蔡之績高崇文有收蜀之功按此二人功孰為重宜
令尚書省議奏簡等又上議曰伏以蜀蔡之功實皆超卓勳力
雖等艱危則殊高崇文憲宗御宇之初朝廷討叛之始雷震斯
赫物力方全劉闢起參佐而為兇魁行惡者勢同烏合崇文純
百萬而命群帥啓行者理足鷹揚所以嚴道雖深劍門不能恃
其固汚俗未乂乃州莫與結其恩大勳誠集於忠勞作孽本無
其根據此崇文所以不辱專征之寄克成定蜀之勳至如李愬
之所立適當代蔡累年旁有苞荒數鎮元濟罷父業而成邪計
兇黨皆為其致命同惡懼蔭寒而為陰援軍須必從以有負是
故堙窟益深毒爛不息行齋居送大都以之滋困姦連師老小
醜由是稽諸愬於此時獨能善貸行權密謀沉斷跳驅問道乘
凌堅壁不俟拔幟而坐失金湯未暇請纓而已纍俘虜斯安軍
鋒之冠萬夫之特由是言之代蜀當專征之始衆銳自同於楚
金攻蔡承連兵之餘羣疑頗同於魯縞及成功而雖一在出奇
而尤高昔光武比耿弇於韓信優之獨拔勁寇今陛下令臣等
校崇文與李愬之功迥出等夷儻聖慈以格言所著著德宜有
鄰武功之中功皆難掩則愬居第一崇文次之庶盡公言上符
詔旨勅旨並令同配食憲宗廟廷

